

罗马饭店



张 武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罗马饭店

责任编辑:陈琢如

封面设计:任振江

责任校对:沈 斌

罗 马 饭 店

张 武 著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164 千 插页 2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7—227—01632—3/I·492

定价: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6022853 邮编:750004

内 容 提 要

远离城镇而又地处交通要冲的小山村——桦林沟，在二十世纪的后期，农民们在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参与商业经营。罗金花和她丈夫办的罗马饭店，率先崛起，不但成了村里的首富，而且也是本地乡镇企业的支柱，罗金花本人也成了优秀农民企业家。在她的带动下，桦林沟人奋发图强，多种经营，乡、村干部并力策划，小山村蓬勃发展，同时出现了不少时代人物，在他（她）们之中，既有新旧观念的冲突，也有自身利益的矛盾，情感纠葛，与自然界的搏斗，诸多情事，发人深省，激动人心。是一幅多彩的乡村风情画，也是一曲当代农民在改革大潮中的奋进歌。

人 物 表

罗金花(罗马饭店的女老板、企业家)
马成贵(罗金花的丈夫、农民书法家)
转转(罗金花的独生女儿)
马立光(转转的女婿)
马有德(杂碎馆的掌柜)
杨得福(村支书兼村长)
刘中平(南台乡党委书记, 后任县委书记)
刘占荣(果园专业户, 人称刘胡子)
梁东满(种粮专业户)
秦校长(小学校长)
拐爷(前任支书)
高玉虎(乡文书)
王疯子(文革中迁赶下乡的城镇居民)
尢杨(残疾人)
老管(税务官员)
方军(罗金花的前夫)
张天师(铁佛寺主持道士)
焦艳芳(副乡长)
白县长
孙鸿书(乡党委副书记)
贾乡长
吴部长

目 次

引子.....	(1)
1. 老板娘载誉而归.....	(4)
2. 人人关心的重大新闻	(10)
3. 地方长官的动作	(16)
4 热闹非凡的企业家聚会	(21)
5. 缺席的专业户	(28)
6. 村长下达给罗马饭店的任务	(39)
7. 妇女主任的施政演说	(33)
8. 朶扬的绝招	(45)
9. 不速之客	(50)
10. 紧急救援.....	(58)
11. 根雕艺术家王留仙.....	(63)
12. 杂碎馆的小生意也能混肚子.....	(69)
13. 饭店经理的战略眼光.....	(75)
14. 这里也是文化中心.....	(80)
15. 税务官员光临罗马饭店.....	(85)
16. 老板娘也有不如意的事情.....	(91)
17. 拐爷的忠告.....	(96)

18.王疯子冲击廉政会	(102)
19.“花儿”盛会招商引资	(107)
20.皆大欢喜	(114)
21.浪会的日子	(120)
22.刘胡子荣获“花儿王”桂冠	(124)
23.卡拉 OK 惹出的麻达	(129)
24.山洪到来之后	(137)
25.心往一处想	(144)
26.女经理不在家的日子	(151)
27.刘书记升迁带来的问题	(156)
28.支书奶奶状告珍珍发屋	(165)
29.桦林沟人齐动员	(172)
30.开发引起的风波	(178)
31.革“名”之命到乡下	(183)
32.夜晚静悄悄	(189)
33.罗马饭店再度辉煌	(194)
34.杨村长挨了批评	(199)
35.好光景还在后头	(203)
36.贾乡长盛赞卖粮大户	(210)
尾声	(214)

引 子

季节进入农历五月，高寒阴湿的桦林沟就像那妙龄少女，一天比一天秀丽，一天比一天水灵。满山坡的萋萋嫩草，绿锦般地铺排开来，见不到一丝裸露的地皮。南山顶上的松柏，经历了严冬霜雪的考验，此时更加苍翠挺拔，和北坡那一片生机勃勃的白桦林遥遥相对，形成了一个南北合围的绿色屏障，尽职尽责地护卫着东山的铁佛寺，那座空悬在崖壁上的古刹。晴天的时候，明亮而不炫目的阳光从天空播撒下来，像透明的金子，沐浴着绿油油的草地，光鲜润泽。

早先，这里是一个封闭的世界。环境古朴，景色幽静，独具一种神秘的色彩。远离城镇，无人声之喧嚣，仅有牛哞羊咩，鸟语花香。那些逃避灾难而在别处无法落脚的人，便选择了这个地方，先在洞穴藏身，然后砍树造屋，垦地种粮，定居下来，遂有人烟。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曾有一小股土匪出没。官兵来剿过几次，也不过应付差事。官兵一到，土匪隐入森林险洞，官兵撤退，他们又下山扰害百姓，屡剿不灭，直到解放以后才被政府消除。其实也是自我瓦解。因为解放前夕风声紧张，匪首在一个月黑风大的深夜不辞而别，连同他的豹花马一块销声匿迹。后来有人说去了台湾，又有人说到外地的什么古庙做了和尚，有鼻子有眼。丢下的喽啰兵群

龙无首，也就容易收拾，一剿即灭。因为这些土匪，当时的桦林沟已经名声在外。那时也不过十来户人家。其中有一马姓，他们的祖先看中了沟口紧靠公路的那个壑岬，无风水先生指导，自己设计，面向东南，依着原有的地势，就地取材，用青石砌墙，围了二亩多地的大敞院。右侧土坎的下面，三间瓦房，二间草棚。瓦房是客店，靠山墙用石板搭成通间大炕，冬天用马粪煨着，可以烙熟山芋蛋。炕上只铺本地出产的竹席，却没有被褥之类。旅途劳累的赶车人和马帮，到店里和衣躺下，也能睡得安安稳稳。鸡鸣上路，又是精神百倍。草房是店家的居室兼灶房，给客人烧水做饭，也允许客人自己下面条熬米汤。连着瓦房向南一溜石槽，可拴上百头牲口，除骡、马与牛之间隔一道矮墙之外，别无任何遮阳避雨的设施。但因为仅此一家别无分店，当时的生意还是很不错的。

这是现在存世的老人讲的历史，故事里的故事。年轻人并未亲历，对故事的相信程度也很低。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店业曾几起几落，兴衰无常，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出现了转机。第五代继承人马成贵和他的妻子罗金花，时来运转，遇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夫妻同心并力，光复祖业，再度振兴，开始了中兴史。除原先那一排石槽作为古迹保留外，店面和其它设施全部更新。后院的客房已经发展到十间砖木结构的瓦房。原先的草房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座二层小洋楼，稳稳实地立在公路边上，远看像个城堡。楼的底层向后拖出一个尾巴是灶房，其余分别为大堂、茶座、雅座和主人的卧室。来店投宿的客人成分也大大改变。落后的畜力车寥寥无几，取而代之的是大小拖拉机、各式运货卡车。进店打尖吃饭的除这类车辆的司机外，还有大型客运轿车，坐北京吉普、上海桑塔纳以至皇冠、奥迪、大众之类高级小轿车的领导干部，外国人也光顾过几回。为了适应新时期的新形势，他们的上门女婿，那个有文化的青年人，突发奇想，一夜之间换了店铺招牌，巧妙地将原来的“车马大店”更名为“罗马饭店”。当他的哥们

批评他崇洋媚外，乱用假洋名的时候，他却作了这样的解释：这个罗马饭店和那个罗马饭店不一样。我们的罗马饭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其中的罗是我的丈母娘的姓，马是我老岳父的姓。罗金花马成贵合开的饭店不就是罗马饭店吗？对这个含而不露、新而不俗、十分巧妙的嵌字招牌，女老板罗金花非常称心如意，立即命令他的“掌柜的”亲笔书写了出来，用的是颜体，庄重雅致。女婿用一块松木板刻制出来，黑底描金大字，悬在二楼顶上。女儿转转还觉不过瘾，又用同一字体在五尺蓝布上绣了“罗马饭店”四个大红字，用一个长竹竿高高撑起，迎风飘抖，招徕顾客。

这也是三年前的事了。这三年多来，国家发展得快，桦林沟的进步也是日新月异。作为桦林沟的第一大企业的罗马饭店更是突飞猛进。它不但是老板娘全家人奋发图强的腾飞基地，而且是村公所事实上的招待所和决定重大问题的议事厅，又是乡政府举办宴会，招待贵宾的定点饭庄。在农闲店里生意清淡的傍晚，又是村民交换新闻、文化娱乐的地方，还有其它种种的用场。因此村里的年轻人称它为桦林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的这本书的故事也就围绕这个“中心”演进……

1. 老板娘载誉而归

端午节过后的第三天，罗马饭店的女掌柜，也就是人们称老板娘的罗金花，搭乘从省城开往县城的班车回到了桦林沟。

老板娘已近中年，但相貌依然鲜嫩。她个子不高，脸色黑黑的，泛着尚未脱尽的青春的光泽。棱角分明而小巧的鼻子，还有那神采外溢的大眼睛，会给任何一个初次见面的人留下她精明干练的深刻印象。自从她的饭店和过往班车司机达成默契，固定在店里打尖吃饭以后，她去省城县城办事或开会，就不用花钱买票，而且能坐最舒服的位子。今天也是如此，是师傅请她坐在票员的专座上，不但视线开阔，又不十分颠簸。虽然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旅途，却毫无倦容。身上的衣服也干干净净。这当然和上等级的公路有关，一色的柏油路面，又在青山绿水之间穿行，自然不会腾起尘土。外出开会时穿的那件咖啡色西装，依然整洁如新。汽车快到饭店门口减速的时候，她用手轻轻拉下包在头上的大图案花围巾，露出了那一头漂亮的黑发。既没有做新式的发型，也未梳传统的发髻，而是齐耳的普通剪发，很自然地披在脑后。她将围巾松松地往肩头一搭，容貌显得更加年轻，使她载誉而归的兴奋心情也表露得更加明显。围巾是会议组织代表参观一家针织厂时赠送的礼品，原想带回来送给女儿，但在会上认识的其他女代表说，她自

已围起来效果更好些。汽车在饭店门口停稳之后，她熟练地打开车门，敏捷地跳到地上，径直向自家的店铺走去。外出开会七八天，她真有点想家了，更重要的是挂念着店里的生意。现在虽然到了家门口，她仍然觉得应尽快跨进门坎，看看店里的情形。她正欲进门，司机把她叫住了：

“喂，大奖状不要了？我拿回去挂在家里撑撑门面！”

罗金花这才想起会议奖给她的“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的奖状。正欲转身去拿，从店铺里走出一个高挑个儿，城里人打扮，面相酷似老板娘的年青媳妇，两片充满灵性的嘴唇，一双纯净有神采的大眼睛。用她那银铃般的声音招呼：妈回来了！这么长时间，想死我啦！

一面说一面从司机手里接过镶嵌奖状的镜框，小心地抱在怀里。十分友好地招呼司机：

“吴师傅的车总是这么准时！您老辛苦了，快请进，还是您喜欢的二号雅座，盖碗子已经摆好了，等你上去就冲茶……”

“嗨，几天不见，咱们的转转出落得这么漂亮，我都不敢认了！”

“不敢认还叫人家的名字？你是油嘴滑舌啊！”

玩笑过后，司机就像进自家门那样，直趟趟地穿过大堂登上了二楼。票员紧跟其后。再后面是全车的乘客，争先恐后地涌进店铺，抢占凳子坐下点菜要饭。有那么几个自以为有些身份，不愿意和大家混在一块挤的人，看上去是那种“隔三差五解个馋”的八等公民知识阶层，自觉地缩在后面，对“罗马饭店”的牌匾评头品足。一边疑惑店名的意义，一边赞赏牌匾的书法，说什么骨力遒健，结构劲紧，风格直追颜柳，又独具面目，云云。同时又卖弄般地提到了一大堆古代书法家的名号，什么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修、赵孟頫、董其昌……谁人长于正楷，谁人精行草，历历如数家珍。表明他对此道既能鉴赏，且又知识渊博，是书法大家无疑。但终因曲高和寡，同行的朋友由于太隔而表示漠然，于是又转

到店门两旁过春节时贴的对联，字面浅显，不但能认得字，而且也懂得其中的大意——

财如晓日腾云起

利似春潮带雨来

横批是“财源茂盛”。

内行人一看就知道，门口的对联和门头的牌匾是出于同一个人的手笔。他们为偏远山区的小村庄能有这样的书法家而惊奇，感叹不已。而对书法外行对楹联有些研究的客人却说，或许书法是不错，但这副楹联却太陈旧了。这是多少年以前的老套子，毫无时代气息，更不合改革开放的节拍，正好说明这地方的落后，至少是缺少文化，书法说不定是外面来的高人所为。

人多嘈杂，店主人忙于生意，没有人理会这些评论。其实他们是徒有斯文的书呆子。不错，对联的词句是旧了点，但贴在罗马饭店的门口，却有着全新的现实意义。它不仅反映店主发财致富的美好心愿，也说明饭店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现在跟在司机票员后面涌进店里的客人，不是一个两个，而且满满一车，包括他们二位在内，至少有四十人。自从罗金花和过往的班车司机拉上关系以后，省城到县城每日往返对开的四辆班车，都把乘客拉到他们这里打尖吃饭。尽管是以牛肉面为主的小生意，但是几百号人加起来，天天如此，那是多么可观的买卖？为此，村里有人把这些司机称为“送财童子，进宝郎君”。

大堂里有五张大圆桌，所有的客人都找到了座位，包括那两位知识阶层。性急的人一连声地催快点，老板娘笑着安慰：就来就来。其实用不着着急。师傅的茶刚刚沏上，开车还早呢！

的确如此。那些排号在前的客人，将那一碗滚烫的牛肉面送下肚里，抹着嘴巴到门口等开车门的时候，吴师傅和票员的饭菜刚

刚送上楼去。那是两荤两素一大碗鸡汤，主食是刚出笼的雪白花卷的固定格局。他们放下盖碗茶，不慌不忙地享用着这顿免费午餐。并不仅仅是老板娘对免费乘车的回报，而是对师傅将全车人拉进店里吃饭的互惠。在改革开放年代，公路沿线大大小小的饭馆如雨后春笋，与公路两旁的树一样，几乎排成了队，哪里不能停车吃饭，单单要拉到桦林沟来？人家好心帮忙，老板娘自然要厚待他们。

班车上的客人送走以后，店里暂时清闲一些。老板马成贵才在围裙上揩着油手出来和妻子见面：

“回来了？”

“回来了！”

……

听了这两句对话，女儿哈哈大笑：明明回来了，爹还问回来了，真有意思……

“去，别和大人开玩笑！去把我的包提过来，里面有给你爹买的烟——别总这么穷酸，让人笑话！”

说着顺手夺下了丈夫手里吸水烟的羊干腿。

转转取出来的是一条哈德门。

马成贵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看，也不拆封，随手放在收银台上说，在嘴里冒的个东西，好坏都一样，何必花这个冤枉钱？

“我写字用的东西……”

“记着呢，我的大书法家！”

罗金花亲昵地开了一句玩笑，从提包里掏出毛笔和墨汁，郑重地递到丈夫的手里：“我也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挑价钱高的买了这些，用成用不成，凑合吧！”

“好得很，好得很——其实用不着花大价钱，块儿八毛的就不错了！”

嘴上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迫不及待地将包裹毛笔的纸打开，

又把三支笔的笔帽拿下，将笔尖放在嘴里润湿，用牙轻轻一咬，在手背上来回揉一揉，又用两个指头将笔尖的毛轻轻一捏，使其成扁平状，拿在眼睛的水平线上左瞧右瞧，这才一套好笔帽，满意地对妻子说：“不错，不错，你干啥都在行……”

一边说一边拿起宝贝似的笔墨，直溜溜地进他的屋子去了。那神情举止，犹如小娃娃得到盼望已久的糖果或玩具一般，欢喜中带出几分羞涩。

转转说：“看我爹！见了他写字用的东西，比见了咱妈还亲，脸笑得像个笑和尚……”

“去，娃娃家咋能这样说老人？”金花噘了女儿一句。“你爹这大半辈子，不讲吃，不讲穿，也不打牌下棋，就喜欢写几个字，还写出名了，不支持支持咋行？干啥的爱啥，他见了笔墨纸砚当然宝贝了！”

其实马成贵这个书法家，比起城里公家养活的那些书法家，实在可怜得没法说。他写了大半辈子字，用的宣纸大概不超过一百张，而且是机关单位请他写牌匾送的。砚台倒是有一个，是一块很有历史的洮砚，一九六〇年过“粮食关”的时候用一升麦子从自由市场换来的，圆形，有二寸盘子那么大，盖子上雕刻着五幅祝寿的图案。据卖货人说，是他们当过举人的老祖先传下来的。现在后人快要饿死了，只好换点粮食活命。马成贵换回来，从未使用过，放在一个可靠地方当宝贝一般藏着。他也没有写字台，多数情况下是蹲在地上，用老毛笔蘸红土水在青石板上练习。这是他的启蒙老师传给他的办法。

他念小学的时候，对数学毫无兴趣，却迷上了写仿。但那时世事艰难，纸张又贵，学生买不起纸。同样喜爱书法的老师发明了一种办法，带学生到五里外的红土坡挖些红胶泥土，拿回来泡到罐子里化成泥水，用毛笔蘸了在方砖或平板石头上写。泥积得厚了，铲下来重新放进罐子加水再用。毛笔也是老师指导他们自制，砍了

山上的小竹截成笔杆，用黄鼠狼的毛，整理捆扎而成，是真正的“狼毫”。马成贵从河滩里捡得一块大青石板，又平又光。几十年来，农民书法家就是用红胶泥水在这块青石板上练字，几乎无一日中断过，居然练出了相当高的水平。虽然没有人给他这样的称号，自己也不以“家”自居，但过往行人中懂书法的人，都说过赞扬的话。乡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也请他写牌匾。因为他崇尚正书，有时和行家交谈，还冒出“真不通草，殊非翰札”一类文绉绉的话，说明他坚持写楷书的理由。事实上他书法服务对象也只是乡亲们逢年过节的对联，红白喜事的题辞和幛子。乡下人很难辨认那些龙飞凤舞的草书，马成贵也就把楷书行书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以便实用。从而不厌其烦地练习。现在妻子居然了解了他的书法，理解了他的心情，远迢迢地从省城买来笔墨，他能不高兴么？在他的房子里又把笔抽出来细看，妻子在大堂里喊他：

“又磨腾啥？快点出来，找个地方把奖状挂起来！”

转转也喊她的女婿：“立光，快来帮咱爹挂奖状——咱妈又挣回来一块光荣匾！”

在两个男人挂奖状的时候，转转悄悄问她妈：

“就发这么个玩意？”

“你还想要什么？”

“现在是啥年代！要奖就奖人民币，谁稀罕这个？摆都没处摆了！”

“尽胡说！这样的玩意，你给我多挣两个来！”

马成贵和妻子一样，对新得的“精神文明建设”奖状十分珍惜，挂在正对门口的显著地位，又退后几步，左看右看，仔细欣赏了老半天。

2. 人人关心的重大新闻

罗马饭店的女经理罗金花去省城开会领奖的事，很快成了众人议论的目标。如果说人们的好奇心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想探听出她这次究竟得了多少奖金，发的什么纪念品，政治上给了什么名义。那么在另一部分人身上，嫉妒心起了更大的作用。这些人似乎要证明，大的声望，比如罗金花的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分子，差不多是通过一定的手段窃取来的。没有任何东西是崇高或伟大的，一切都是渺小而卑贱的；鲜花不是鲜花，而是山沟里的马刺格。总而言之，我们大家都彼此彼此。如果有人因欺世盗名爬得很高，那么我们就应该想办法让他头脑清醒，下来向他人看齐，在天底下恢复不可或缺的平民百姓之间应有的平等和谐。基于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从沟口到沟埝，从街道（当地人把公路两边的房子称为“街道”）到洼上，人们扯长了耳朵，企图探听出其中的内情，为自己提供一个莫名其妙的兴奋点。

就在罗金花从省城返回，高高兴兴指挥她的丈夫和儿女悬挂奖状，陶醉在荣誉的幸福感中的时候，他们的同族堂叔兄弟，那个因为意外事故失去一只耳朵，左脸上有一道疤痕，被人们称作“没耳朵”的马有德，不惜跑二里路，专程拜访他的亲家、现任村长杨得福，企图从“官方”证实传闻的可靠性。遗憾的是村长不在家，他又